

王文韶日记

袁英光 胡逢祥 整理

中国近代
人物日记丛书

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王文韶日记

上册

袁英光 胡逢祥 整理

中华书局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王文韶日记

下 册

袁英光 胡逢祥 整理

中 华 书 局

责任编辑：吴 杰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王文韶日记

Wang Wen Shao Ri Ji

(全二册)

袁英光 阴逢祥 整理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·347/8印张·799千字

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0册 定价：19.35元

ISBN7—101—00588—8/K·253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刊行缘起

编辑出版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是为给有关学术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。

日记是人们对自已的活动、交游、见闻、学习心得以至思想感情的记录。一般来说，日记所记多为作者的亲身经历，且又是当时的记录，因而它的内容也就比较具体、真实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日记中的资料，有的为一般史籍所不载，有的可与史籍的记载相互印证，有的还可订正史籍中的讹误。中国近代的许多重要官员、学者、文人都记有内容十分丰富的日记。例如著名的《赵烈文日记》、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越縕堂日记》、《湘绮楼日记》等，都是被研究者经常利用的重要史料。

近代人物的日记究竟有多少种，目前还没有详细的统计，但数量肯定是十分可观的。全国许多图书馆、博物馆和研究单位，都藏有近代人物的日记，一些私人收藏家和近代著名人物的后裔，也保存着为数不少的日记。这些日记，大部分都是未刊稿本，发掘、整理这批史料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除刊印一些著名的日记外，尤其重视确有史料价值的稿本或抄本。整理方法和出版形式，从实际情况出发，不求一律。有的可以作简要的注释，有的可加目录和索引；比较完整的日记可以单独成书，有些零散、片断的日记则可合为一册。

编好这部丛书，一定会有不少困难，但我们相信，只要得到各

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学术界、教育界和各方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,它是可以逐步充实、完善起来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前 言

王文韶(清道光十年——光绪三十四年,公元1830——1908),字夔石,号耕娱,晚号退圃。出生于江苏嘉定(今属上海),原籍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。咸丰二年(1852)进士,铨户部主事,迁员外郎、郎中。同治初,出为湖北安襄郢荆道,旋移署汉黄德道。六年(1867),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,镇压西捻军及回民起义,奏派王文韶为总办陕甘后路粮台。左宗棠、李鸿章皆荐其才,不数年间,擢湖北按察使,升湖南布政使,署湖南巡抚。在湘期间,曾镇压张秀眉等领导的贵州苗民起义,得到清廷赏识和重用。光绪三年(1877),奉特召入都署兵部侍郎,充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,深获西太后及恭亲王奕訢宠信。八年,云南军需报销案发,他因受贿嫌遭劾,遂乞回籍归养老母,旋丁母忧,前后家居六年。十四年,出任湖南巡抚,次年,擢升云贵总督。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应诏入都,派充帮办北洋事务大臣,二十一年,调补直隶总督、北洋大臣,列名赞助“强学会”。曾疏陈统筹北洋海防,开办吉林三姓金矿、磁州煤矿,兴筑京汉铁路,奏设北洋大学堂、铁路学堂、育才馆、俄文馆,以造就人才。二十四年,以户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入军机处。戊戌变法时,受命办理矿务铁路总局。二十六年,八国联军侵陷北京,他随西太后及光绪帝逃至西安,力主对外妥协,授体仁阁大学士。后充政务处大臣、兼外务部会办大臣、督办路矿大臣,转文渊阁大学士,晋武英殿大学士。王文韶从事政治活动期间,逐日记其所遇重要事实,内容多有当时官书及一般史籍所

未载者，资料十分丰富。

现存的王文韶日记，原稿二十册，藏浙江省杭州市图书馆。起自同治六年(1867)，迄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，前后历时达三十六年之久，其中除缺同治十二至十三年，光绪三年、八年、十六年、十八年、二十年、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外，其余大部分保持完整，总计约七、八十万字。它的整理出版，为研究清季的政治、经济及人物活动情况等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。

在本书校点工作过程中，曾得到浙江省杭州市图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热情支持和多方帮助，一并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。

整理者

一九八五年五月

凡 例

- 一、日记手稿原分订二十册，或一年一册，或二年一册。现按年编排，并标明公元年月日，以便利用。
- 一、手稿文字除有特殊涵义者外，均改为通行简体字，并加新式标点；其余一律不加改动，不作增删，以存原貌。
- 一、手稿中表示敬称之抬头、空格，一概取消；其小字夹注，则仍用小号字排印。
- 一、手稿中明显的错字，均予订正，订正之字用〔 〕标出，置于错字之后；少数疑误之处，则以〔×？〕表示。残缺或模糊难辨处，凡可辨明字数者，以□表示；不能辨明字数者，以……表示；增补脱字置于〈 〉内。
- 一、手稿中的人名、字号，书写多不一致，如黄昌期又作黄昌歧，王益吾又作王一吾，燮臣又作燮臣等等，因此类情况很多，难以一一作注，故仍其旧。此外，日记记年不同之处，如有的写作“同治六年丁卯”，有的写作“光绪十七年岁次辛卯六十二岁”；行文中记及儿、孙辈的名称，有的用小字，有的不用，诸如此类，也均未作改动。

目 录

上 册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刊行缘起	(1)
前言	(1)
凡例	(1)

同治六年(1867年)	(1)
同治七年(1868年)	(70)
同治八年(1869年)	(131)
同治九年(1870年)	(184)
同治十年(1871年)	(240)
同治十一年(1872年)	(299)
光绪元年(1875年)	(337)
光绪二年(1876年)	(362)
光绪四年(1878年)	(420)
光绪五年(1879年)	(455)
光绪六年(1880年)	(501)

下 册

光绪七年(1881年)	(547)
光绪九年(1883年)	(602)
光绪十年(1884年)	(632)

光绪十一年(1885年)	(662)
光绪十二年(1886年)	(671)
光绪十三年(1887年)	(692)
光绪十四年(1888年)	(730)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	(745)
光绪十七年(1891年)	(778)
光绪十九年(1893年)	(819)
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	(868)
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	(931)
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	(983)
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	(997)
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	(1016)
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	(1059)

同治六年丁卯(1867年)

正月初一日(2月5日) 阴无风。寅正诣汉阳行宫拜牌毕,诣文庙行香,渡江至督署贺喜^{时潭竹屋少司农督署湖督。见。}至官节相行馆贺喜未见,至抚辕,在省司道即在官厅团拜,顺道拜年,渡江回署,拜天地灶神祖先毕,虔贺慈亲新禧。饭后赴居仁门外大营贺陕甘督宪一等恪靖伯左季高官保^{时将西征,于去腊二十四日到此。}春禧,晤略谈,归途拜年。

初二日(2月6日) 午后放晴。早起出门拜年,晤黄冠北观察、刘克庵廉访^{名典,帮办陕甘军务。}回署,何小宋方伯、丁心斋、盛旭人两观察先后至,留便饭畅谈。吴子佛来畅谈,将回湘省亲。灯后钟云卿太守来见,出示稟稿,言将随左帅西征,请开本缺并报捐积存养廉银二千两以助军饷。云卿居官清而勤事,深得民心,年六十二,精神强固无异壮年,自言以巡检到鄂擢至郡守,受恩至厚,深愧毫无报称,此次谒见左帅,聆其言论,钦慕之忱有流露于不自知者,情愿随同效力,以资学识等语。西边军事方殷,人方视之为畏途,云卿以实缺知府,年又垂暮,独能摆脱一切,锐意从戎,其志气为不可及矣,既佩且愧。

初三日(2月7日) 阴微雨。喜桂亭^{名昌}协领来言,蒙左帅调营教练马队,并言昨承左帅枉驾再三要见,自问何人而荷先施如此,竭力报效亦所心愿云云。可见身当大任者,其平日之得人心盖有由来也。接嵩云十二月廿六信,知华岭病势较好,大有起色,慰甚。

初四日(2月8日) 雨。拟渡江拜年并祝旭人尊翁寿,阻雨未果。

初五日(2月9日) 竟日雨。施承侯协戎、钟云卿太守来,均述制军催办洋枪队事,意欲挑选汉阳协兵五百名练习洋枪阵法也。本日开关收税。

初六日(2月10日) 晴。赴省拜年,谒谭制军、官节相均见,询及关务均据实答。晤王小坪观察、喜桂亭协领、何小宋方伯,在炉青处便饭,回署已晚,何芝亭观察来辞行赴荆州署任。接蔚亭信,知已于去腊二十日安抵湘垣,大慰驰系。天气新晴,郊原饶有春意。

初七日(2月11日) 雨雪。湖州徐子静^{名有书}。麟尹来见,彦侍之戚,新选云南阿陋井大使,书来嘱照料。秋生开馆,晚设饌。

初八日(2月12日) 阴晴参半。早谒左宫保,谈及西路捻逆窜过渭河,同朝吃紧,深恐黄河冰冻,被贼偷渡,扰及三晋完善之区,又成不了之局,大意谓剿捻急于剿回,以捻患在心腹而西北饷源又取资于东南,中原一日不靖,西北亦无从用力也。又谓剿回之策,须以屯田入手。议论雄伟,其一种公忠浩落之气尤足令人钦服,洵一代伟人也。午后渡江拜年,晤王若农、盛旭人两观察,至军需局访玉阶拟商汉阳协挑练洋枪队事,未值,晤松茂亭太守,即属致一切。

初九日(2月13日) 早晴,午后雨。客来甚多,户部杨吉人宗倩来,秀发如前,益见英练。徐子静辞行,拟即由川赴滇,长途薄宦,兼之滇患方殷,可矜亦可虑也,赠三十金。闻贼又从襄枣回窜安陆。

初十日(2月14日) 风雨。约玉阶、小坪诸君衙参议练兵事,阻风未得渡江。杨显臣、施承侯两副戎来,显臣拟留此为报效计,急切苦无机会,殊为踌躇。

十一日(2月15日) 竟日雨。读《陆宣公集》第一、二卷。秀水孝廉杨利叔象济来见,其人有名士气而未能免俗,文笔尚好。

十二日(2月16日) 雨。左宫保约吃饭,坐惟喜桂亭协领及官保之兄名宗植,即壬辰解元。席间出示初十日拜发折片,正折沥陈剿回必先剿捻情形,言之有物,不同纸上空谈,附片有奏派总办陕甘后路粮台一件,与湖南候补道王若农观察加敏共事,余蒙“才长心细,器识闳伟,素为中外所信服”之考,且感且愧。左宫保为当代巨公,经济固卓绝一时,而其公忠清节尤非时贤所可企及,仆以菲材谬膺奖许,宜如何激励自勉耶!自午至酉,为之缕述生平出处及粤匪滋扰各省历年官军剿办情形,言之历历如绘,闻所未闻,足以增长阅历,语次深佩江岷樵、胡文忠,而于向忠武多微词。又云昨闻秦中捻逆窜过渭北,扰及同朝,几几有渡河而东之势,果尔则三晋必遭蹂躏,畿辅亦未免震惊,大局殊不可问,踌躇至再,夜不成寐。其公忠可想见矣。

十三日(2月17日) 阴。晚祀先,杭俗所谓上灯也。是日客来甚多,未能坐定。

十四日(2月18日) 阴雨。午刻渡江访玉阶、小坪商练兵事,谒制军纵谈军务并鄂省大局情形,又通论中外诸巨公,语多切中。归棹已晚,风浪大作。读《宣公集》三、四卷。

上元节(2月19日) 有晴意。拜英法各国领事官。英使华陀、法达伯理。蕲州福牧惠来见,人尚朴实,稍欠开展。接江良臣军门信,又痛诋杨显臣,未免绝人太甚矣。

十六日(2月20日) 晴。客来甚多,未及坐定。贼踪仍游弋钟、京、天之间,趋向莫测。

十七日(2月21日) 晴。大早渡江,谒制军陈议定练兵章程,并闻贼窜田儿河,商量拨防汉川大略。竟日拜年,渡江已酉初矣。

得吉人去腊廿一日信，知本年浙漕报三十三万余石，苏漕报五十四万余石，较上届增三分之一，仓储借可敷衍云。读《宣公集》第五卷。

十八日（2月22日）阴。谒左帅论闽省大致，并晤陶少云观察，光，云汀官保之子。马莪园总戎。傍晚王若农观察来，不及渡江，留宿衙斋，纵谈一切，其人本色而有历练，心地亦极厚实，官场中不可多得也。惟少气局耳。贼踪有下窜之势，汉川告警，此间亦整备一切。

十九日（2月23日）晴。已刻开印。过汉阳拜年，晤查麓耕廉访，文经，京山人，丙戌户部。徐海年观察。黄陂人，丙申曾任广东州县。海翁语及夷务，谓林文忠公之烧鸦片一节曾许以偿银四十万，事后不与夷人，尚未生隙也。嗣议通商和约，有禁止鸦片烟入中国一条，中有“船货入官，人俱正法”八字，夷人以船多合雇，人性不齐，一概置之重典，立法未免太过，求免此八字，委员候补府刘某等为之坚请，文忠亦已允行，换约有日矣。适提督关天培往拜，文忠云：“通商大段已有成议，此事可贺。”关提督云：“某为此事殊为君不平。”询以何指，则云外面多知刘某等以五十万金卖去八字，独瞞公一人耳。文忠平日最易疑人得钱，闻之遂变前议。夷人连夜驶放坐船至虎门，将与讨论，关提督以为系是兵船，开炮轰击，而夷祸从此起矣。先是委员刘某等曾因公至提署，由中门而入，关君衔之。抚议之将成也，刘某等又奉文忠命往谒，提督着阍人出询曰：“若由中门入，则不敢请。”答以本不敢走中门，缘提宪开门延入，是以冒昧，若不令走中门，自应由角门进见也。阍者甫入，刘某气不能平，与同人言曰：“只要于公事有益，即令吾等走狗窦亦可。”阍者窃闻之，具以实告，而关君恨不可解矣。五十万卖去八字之对，盖由于此。窃思关天培以武臣而争小节，固不足深责，林文忠学问经济实为本朝有数人物，而立法太严，亦有未免过火之处，又以讲求操守，易致疑人，

致为谗言所动,卒至大局决裂,律以《春秋》责备贤者之义,亦似无可辞。此种传闻未必尽实,而海翁人极诚笃,且云系目击,或未必尽出无因,可见任事之难而听言之不易也。林文忠尚不免此大失着,天下如文忠者有几人哉!志之以备警省。闻鲍军在京山之永隆河获胜,贼又西窜安陆府一带。

二十日(2月24日) 晴。辰刻渡江衙参。是日制军赴教场点验标兵,以备挑练,照例前往侍班,午刻回署。炉青来,留便饭。学使孙燮臣同年来辞行,将按临黄州,即往送之。读《宣公集》第六卷。

二十一日(2月25日) 阴,上午微雨。留炉青便饭,纵谈都门旧事。

二十二日(2月26日) 微晴。蔚庭寄到《经世文编》一部,新刻《陆宣公集》十部。申刻拜骆税务司,告以左营洋军火进口须从速验放,勿稍迟搁。

二十三日(2月27日) 晴。钟云卿太守来,知从戎之举不果,曾中丞再四坚留也。云卿熟悉鄂事,勤朴清廉,留守汉阳,未始非地方之福。法国领事达伯理、副领事巴世栋^{即翻译官}来,论及西洋各国强弱情形,深以俄国为叵测。其说有未可厚非者,大抵西人专以自强为主,而最忌他人之更强于我,恐其日益强大必致并己也,凡其与国被人侵夺,无不极力相助者,恐其日益逼近必致害己也,言外见得中国若真能与彼论交,设有不虞,必当尽力,彼亦深愿中国之足以自强,彼此相安于无事,盖其自为之心固如是也。即如教练洋枪队一节,洋人深以练兵不练官为非,谓官如不练,则洋枪队非洋人不能带,万一洋人不肯带,则兵虽练得好,既无号令亦无调度,仍归无用,官一练熟,则可不必要恃他人,有洋人亦可,无洋人亦可,岂不甚便。又见中国采买洋军火,彼亦不甚以为然,颇愿中

国学习制造，谓学得外国制造各法，则各项军火外国肯卖亦好，外国不卖亦好，若专恃采买，万一外国不卖，则枪炮有时而尽，虽有枪炮，子药均有时而尽，岂可长恃。此二说盖通论也，即此以推，似非真包藏祸心者，否则方秘其术雄其智之不暇焉，肯不留余地以相与哉？又言东洋日本国近年与法国和好甚挚，学造轮船，学制兵器，学习战阵，无一不取法于法国，数年之后必为大国，为其力求自强也。言之津津乐道，若深愿其如此，而尤愿中国以后如此，似亦不致包藏祸心之一证。惟东洋与中华最近，其力求自强如此，于我不无可虑耳，识之以告有志之士。

二十四日（2月28日） 早雨午晴。谒左帅稟商襄阳、紫荆关两处拟设转运局并派员各节，谈次论及夷情，与鄙见多所吻合，并论当代封疆，颇少许可，以曾侯为过于持重，以为心术不好，或非未见云。然左帅论人，以有忠义之气能坚忍任事为第一，诚朴廉谨次之，由其秉性忠清也，经济识力乃余事耳，当代伟人微公其谁与归。

二十五日（3月1日） 晴。辰刻渡江衙参，至陕甘后路粮台与若农商派转运委员，未初至薇署，是日司道何小宋方伯、丁心斋署臬、盛旭人观察及余四人。公请蔡砚农枢部、沈炉青农部也，回署已上灯。闻之蔡砚农言，湖广督简放李少荃官保于十四日军务廷寄内提及。读《宣公集》七、八卷。

二十六日（3月2日） 晴。知官相吏议蒙恩改为罚爵俸十年，开总督缺，回大学士任，国家保全旧臣可谓至优极渥矣。左官保拜钦差大臣之命，本日午刻接受关防，前往叩贺。为言廷旨催促西行，惟有赶紧料理起程耳，并言初十日拜发各折片均蒙一一照准矣。访王子寿比部柏心，监利宿学，人品学问经济为时所推，与左帅旧交，曾同在张石卿先生湖督幕府。此次招来小叙，暂留营中，谈次自言其三子家使年二十四，极能留心经世之务，喜作古文，颇有才气，后生中殊